

# 無「的」勿放「字」

連盈慧

初中時由於景仰五四時代白話文先鋒作家，他們作品中一詞一句，都無不細心咀嚼，下筆作文，也少不免模倣一番，他們文中愛用「的」的，我們也愛「的」的，今日重讀那些名者，真不由感嘆失笑。

多有趣，原來那個時期，大師們在外國飲過洋水，看不起文言文，文言文中沒「的」字，為了反文言，強調文中「白話成份」，下意識趕時髦，就一致在句子中加「的」了，這個「的」好比是他們西服領帶中結了集體意識，不「的」它「的」，感覺就不痛快，一時得意，大家文章中還酒滿星一一樣多結子。

奇怪的是還多逼西洋句法，明明不是翻譯文章，也像硬譯過來的翻譯，雖然文章有感情，有見解，今日看來，味道總有點別扭，就算文章內容怎麼好，為了強調「白話」滲入那些不必要的「的」字，便好比清渠中取水，連渠底砂石一起勾出來。

後來接觸到《三言》、《水滸傳》、《紅樓夢》以及更早期的元曲，就開始有個疑問：白話文不必那麼多「的」吧，白話「的」字，等同文言文中之「之」字，《鏡花緣》中就笑多老學究滿口「之」之酸腐，滿口「的」的，當日的新潮，豈不也是洋酸？其實真正通暢的白話文，早就存在古典小說戲曲中，儘管古典小說和元曲中有些用詞思考過才明白，亦不失為當時流行用語，換言之，本來就是白話。五四時白話，只可列作加上括號的洋裝「白話」，當然，並不是所有名家都是「崇」的一派，豐子愷便是少數其中一個，豐老行文，正如他那一身布衣，樸樸素素，沒有亂打結子；他同樣喜歡西洋藝術，西洋音樂西洋畫他都精通，而且出過專書，教導學生欣賞，在同時代芸芸大家中，他傳統而不泥古的個人筆風，平淡而不平凡，作品傳到今天，讀來就比當年很多名家通暢，五四期間不少新文化先鋒作品，新一代看不懂就不奇怪了。

# 兼職的學問

蘇狄嘉

演藝界，特別是電視圈有個獨特術語：「秘撈」，形容有人在主職之外，也秘密兼職其他工作，賺取外快。

今時今日的打工仔，多數身懷多張刀，有多面技能，否則，難以應付來自五湖四海的競爭壓力。部分打工仔，有機會在同一機構中，發揮他原來工作崗位以外的技能，老板讚賞，另發津貼，打工仔也樂意接受。

例子一：Tommy 本身是文員，但他喜歡玩電腦，會修硬件，會寫程式。起初，他是見義勇為，當公司電腦系統發生毛病，他提出建議，補救成功，上司大為賞識，於是，請他兼任電腦員，每月多支若干津貼。

例子二：國強採而優則編，轉任某報編輯一段日子。最近，他又為報館寫一段專欄，另外，又為集團旗下的雜誌寫一段稿，月支稿費若干。這些都是上司同意的。

我既不贊成秘撈，亦不鼓勵在自己的公司內兼任有新津的工作。

光天化日之下，並無秘密，任何秘密始終會通天，上司知道你秘撈，就算忍不住採取行動，始終給你戒心，不敢重用。

至於有新津的兼職，最終會分薄你在上司心目中的好感。以Tommy的例子來說，和一般文員相比，Tommy 人工(加上兼職)高得多；以電腦員的工作來說，Tommy 的本職是文員，不可能放太多時間在電腦方面。於是，老板又認為不必加太多人工，正式是兩頭不到岸。

例子二的國強，也是一樣，老板會將他在集團內的總收入來計算，一算之下，他的收入已比一般編輯豐厚，何必加人工？

# 扈三娘被擒

琴台聚 章基舜

「及時雨」宋江自己帶隊打祝家莊，第一、二撥人馬，不是武功稀鬆平常，便是有勇無謀之輩。

「矮腳虎」王英、「摩雲金翅」歐鵬、「火眼狻猊」鄧飛及「霹靂火」秦明，先後被祝家莊活捉，連同早前往祝家莊探路被捉的「鼓上風」時遷、「錦豹子」楊林，共有六人落祝家莊手上。

話說祝家莊初報捷，活捉秦明等人，一時之間，勝利衝昏頭腦，貪勝不知輸，未摸清梁山泊有多少馬來攻打，便嚷着「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只見秦明、祝龍及「一丈青」扈三娘，拍馬殺入陣中，要活捉則身先頭部隊的宋江。

宋押司只曉舞文弄墨，使奸，上陣交鋒全不濟，在「鐵笛子」馬麟保護下，望南而逃。

眼看秦明、祝龍及扈三娘將追到，黑三郎走頭無路之際，只見正南方、東南角及東北方，三路人馬奔馳而來。正南方援軍「沒遮擋」穆弘，一馬當先，背後隨從約有五百嘍囉，東南角援軍由「病關索」楊雄、「拼命三郎」石秀率領，東北方乃「小李廣」花榮。

宋押司見三路援軍殺到，驚魂始定。三路援軍，一併發力來戰秦明、祝龍。祝家莊唯恐秦明、祝龍二人有失，由祝虎把守莊門，祝彪則上馬提槍，帶了五百人馬，從莊後殺出交戰。

本來，「混江龍」李俊、「船火兒」張橫、「浪裡白條」張順，從水路潛過護莊河進攻，卻被莊上亂箭射住，不能下手。

此時，宋江見天色已晚，遂命各人且戰且走，退回村口，再圖後計，並作狀恐有兄弟迷路，自己親自到處尋看。豈料，正行之間，只見扈三娘飛馬趕來，宋江措手不及，拍馬望東而走。扈三娘窮追不捨，正趕上待要下手，只見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烏婆娘趕我哥哥哪裡去！」

宋江望去，正是「黑旋風」李逵。只見黑鐵牛掬着雙斧，引着七、八十個嘍囉，大步趕過來。扈三娘自知不是李逵敵手，調轉馬頭，望樹林邊去。樹林邊有十數騎馬，簇擁着「豹子頭」林冲，聲威懾人。林冲在馬上大喝：「兀那婆娘走哪裡去！」

扈三娘不知天高地厚，飛刀躍馬門林冲。鬥不到十回合，好一個八十萬禁軍教頭，賣個破綻，讓三娘兩口刀砍入來，便用蛇矛逼個住，兩口刀逼斜了，趕攏去，輕舒猿臂，款扭狼腰，把扈三娘一拽，活活攔腰，叫軍士綁了。

扈三娘失手被擒，祝家莊人馬不敢戀戰，收兵返莊。首先把秦明等人押入囚車。等待一發拿住宋江，一併解上東京請功。

梁山泊眾好漢亦趁此退回村口，下了寨柵。此時，宋江命令四個頭目，騎四匹快馬，帶同二十個老成的嘍囉，押解扈三娘返梁山泊山寨，交由宋太公看管。

本來，林冲攔了扈三娘，而秦明等人落在祝家莊手上，宋江應該向祝家莊提出：用扈三娘交換俘虜。扈三娘是祝家三爺祝彪未過門的妻子，莊主祝朝奉「投鼠忌器」，不會答應。

但是，宋江沒有這樣做，罔顧落在祝家莊手上的手足兄弟之生死，只追求個人目的，試問入夥結義，從何說起？

# 平庸的能量及其變異

平庸並非自今日始。1815年，青年龔自珍就為他所處時代的庸碌而痛心，為清朝專制政治造成的沉悶、壓抑的社會空氣而憤慨，稱之為「衰世」。當時已是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風雨飄搖之際，英國的炮艦開到了中國沿海，但清朝統治者腐朽、愚昧，不諳世界大勢，民間也麻木苟且，文字獄的淫威，令讀書人不敢談論經世之學，只有龔自珍大膽議論社會，抨擊弊政，他說「衰世」從外表上看「類治世」，可實質上，是「左無才相，右無才吏，闔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離無才民，庶無才工，衡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狙，菽粟無才盜……」。龔自覺到，一個這樣的國家和民族，衰敗與沒落的命運無可避免。

平庸也並非為中國所僅有。1962年，哲學家、政論家漢娜·阿倫特受美國《紐約客》雜誌委派，去耶路撒冷旁聽對前納粹分子艾希曼的審判，她發現，這個前第三帝國保安官員、把上百萬猶太人送進集中營毒氣室的「殺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家沒甚麼區別，在法庭上表現得畢恭畢敬，幾乎像一位紳士。法庭調查表明，艾希曼確實是一個忠於職守、嚴謹幹練的官員，每天忙碌於時刻表、報表、車皮和人數的統計，工作效率極高。艾希曼也反覆強調，自己僅僅是執行上級命令，「身不由己」，不過是納粹德國龐大系統中的一個小齒輪。案件審理結束不久，阿倫特寫出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她指出，納粹政權和鎮壓機器恰恰是靠艾希曼這樣庸淺又平凡的「好人」支撐的，這些人服從命令，盡職盡責，從不思想，輕易放棄了個人判斷。艾希曼的事例證明，在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阿倫特總結說：「惡一向都是激進的，但從來不是極端的，它沒有深度，也沒有魔力，它可能毀滅整個世界，恰恰就因為它的平庸」。

江蘇高考作文題目「拒絕平庸」，被許多人和媒體認為是今年各省高考作文題目中最好的。我同意這種看法，不過也暗自思忖，以現在高中生的閱讀量和見識水平，以多年來應試教育對學生天性和創造力的束縛，有幾個考生能就此題寫出既有見解又有文采的好文章呢？我甚至更悲觀地想，即使考生中出現了韓寒式的人物，他的作文能被現行教育體制磨光了靈性的老師在那樣短促的閱卷時間裡發現並給高分嗎？

前幾天，去商場想買一件夏天穿的T恤衫，我的目標是：純棉布料，淺藍顏色，價位在100至180元之間。可費了3小時，逛了5層樓，卻沒能買到一件稱心如意的，不是圖案太花哨，就是款式不合身。琳琅滿目的衣陣中，一望無際的貨架前，累酸了我尋找的眼。

近來，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省內各家報紙。但翻來看去，極少見到有讓我眼前一亮的文章。無論是消息、通訊，還是言論、特寫，都是溫水一杯，不見靈光，不見思想，既無獨特的視角，又無巧妙的構思，也沒有文字的潤色。

朋友的女兒，從美國留學回來了。朋友從機場把女兒接回來，一家人歡欣喧鬧一番後，朋友正色對女兒說，你現在回國了，出門一定要當心，橫過馬路時要細看左右車輛，不要以為還是在美國，汽車駕駛者會禮讓行人先走，國內的汽車還和你出國前一樣，是從來不會讓着人的。

用不着刻意尋找，也無須費心打量，只要掃視一下周遭，就會發現，我們是被鋪天蓋地的平庸包圍着的。從上述幾個事例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和想像學生及教師的平庸，也可以見證在GDP的高速增長中製衣工業的粗疏和服務業對顧客個性需求的忽視，既能觀察到報紙傳媒多數從業人員的學識短淺，還會為國內汽車駕駛者的素質和德行的普遍低微而喟歎。

的確，相較於窮兇極惡的匪徒和強盜，平庸的惡更為人們所常見。我們周圍的平庸，常常表現為對上司的順從，對規章的執行，呆板、機械的工作方式，沒有個性、沒有靈氣，舉手投足做事論物，都刻意與眾人保持一致，從不聲張、含蓄內斂、圓滑老成的處世態度，這種人觸目皆是，充塞在每一間辦公室裡，有時被稱為「沉默的大多數」。事物的變異就在於，多數人的這種平靜和庸常，在特定的情勢下卻並非那樣溫良與謙和，而是代表着一種力量和趨勢，構成一種威逼和氣候。譬如，一個單位裡大多數庸碌、平淡的人，經常對一、兩個學識和工作能力強的人充滿嫉恨與不滿；又如，少數幾個廉潔奉公的幹部，常常在一大群以貪污受賄為能事的官員中被視為異類，遭到排斥和打擊。我的一個昔日同窗，就因為在主編一本雜誌時認真負責，以質取稿，結果既惹惱了上司，又激怒了同事，還得罪了一批文化名人，最後不得不黯然離職。所以，在「多數人」天然合理的氣候下，在平庸意味着常態的環境中，一些才華出眾、富有創造性的人，也不得不磨平性格的稜角，拔掉美麗的羽毛，低首以順應大眾，收斂以屈從週遭，慢慢變得庸碌和市儈起來。他們知道，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活得舒服，才能長期混跡於職場和官場。無數事例告訴我們，如若有人敢於挑戰環境，偏與眾人和潮流對着幹，等待着他的，肯定是「槍打出頭鳥」，或「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才子於大眾有害，庸人讓大眾安全，久而久之，平庸化成了一種社會生態，能從這種生態中出息的都是一些目光短淺之流，才智庸常之輩。事物的變異還沒有結束，「有害」和安全，在一定條件下是會發生轉變的。藉着大眾對才智之人的嫉恨在競爭中勝出的庸碌之輩，看着於他人無害，但在種種緣下，如果這些人結成權貴利益集團並構成某種「主流階層」，那於大眾和社稷就非福音了。

1895年，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發表了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他對德國從一個落後國家迅速成長為經濟大國深表憂慮，他認為這其中隱含着可怕的危險，即一個落後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種「不成熟」由於當時德國新興資產階級

「鼠目寸光的法律與秩序市儈主義」而被保留下來。這些新的權貴們迴避和害怕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危險，只從一己私利出發，片面強調秩序和穩定，一再錯失政治改革的良機。韋伯擔心：「這種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但最終使民族振興的願望付諸流水，甚至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即民族本身的解體。」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韋伯的先見之明。德國資產階級的平庸、淺薄和自私，使他們陶醉於經濟而不關心政治，無法承擔「掌握國家航向」的使命，他們寧願做容克貴族的附庸，而被排斥在政治進程之外的德國下層民眾，更沒有把握長遠社會利益的能力。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中，在一戰戰敗恥辱的刺激下，德國民眾選擇了希特勒。繼而在希特勒對民族主義情緒的煽動下，沉湎於對「帝國榮耀」的遐想，充滿着「復仇」的渴望，偏執地追求國家的強大和「民族優越感」；任由納粹將整個國家拖入了戰爭，導致了民族大災難。

相同的情勢，相同的問題，相似的平庸。今天的中國，與當年的德國多有類同之處。一些人謹小慎微的自私，最後可能被野心家鑽了空子，抱殘守缺、得過且過的庸碌，葬送的是民族的利益和國家前途。歷史教訓，慘痛已深，殷鑒不遠，有幾人能夠警醒？



# 理想

辛亥革命的目標是甚麼？是否經過辛亥革命後，中國就可以達到理想的理想？

最聰明的是《重返辛亥現場》一書裡，最後說：「孫文洞若觀火，知道這場革命不可能讓中國一步到地位行憲政，所以他創制『軍政—訓政—憲政』的範式，來解決問題。一九二八年以前，中國是軍政時期，也就是軍閥混戰，會黨當道時期……」

從一九二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到一九二八年以前，既不是軍政時期，那麼有誰的「理想」又是什麼？如何來實現這些理想？

看過《重返辛亥現場》之後，最好就是買一套電視連續劇在家裡觀看，這套連續劇名叫《中國一九二一年》，說的就是「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國共產黨前，發生在中山先生說的『軍政』時期的故事。故事裡，有很多軍閥人物，他們追求的理想，無非都是做大王式的皇帝或總統；有很多有識之士，如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當然還有毛澤東和楊開慧，這些有識之士，要以教育來建設國家，要以道理來改善制度，無奈軍閥都不吃這一套，於是他們的理想便逐步邁向剛剛成功的俄羅斯十月革命的理論；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這樣的理想，要是沒有辛亥革命，在湖廣勝利，沒有軍閥橫行，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二十一條引發的五四運動等等，可能就會消失，或者變成另一種形式的理想。

理想，原來是要時代的發展來配合，因為時代發展的變遷，理想的形式亦因而會改變。這是看了一書一劇後的啟示，不知對否？

亞洲國家的民主選舉不時出現諸如賄選等弊端，選舉上台的也未必是最好的領袖，擅於玩遊戲者往往就是勝利者，比如遠在異鄉的他信。然而，選舉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所向，也具有象徵意義。這種象徵性可以是一種精神力量，也往往代表一個時期的形勢需要。

四分之一世紀前，以輸出女傭名聞的菲律賓居然出現了亞洲第一位民選女總統科拉松，而她也只是一位家庭主婦！當年，她因為反對派領袖丈夫被馬可斯手下暗殺而憤然站出來，並贏得人們的同情和支持，成了凝聚反馬可斯力量的核心人物；其台所產生的象徵效果，不僅僅是菲律賓人民力量的勝利，也是公義得以伸張的體現。

在位六年，科拉松雖然無法滅馬可斯統治下二十年的「貪污毒瘤」，更面對七次政變之多，卻成功制定了新憲：總統不得競選連任，權力和平移交，個人贏得清廉聲譽。

一九八七年，叛軍攻擊總統府時，有專欄作家寫她嚇得躲到床底下時，她控告其捏造事實時說：「我希望士兵們由始至終深信他們的三軍總司令，是個勇敢和值得他們尊重的女人。」她曾被攻擊為「主婦」，她乾脆對媒體說：「對我最佳的描述就是批評者所說：她只是個主婦。」

今日泰國英祿雖然沒有科拉松當年的悲壯，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熱衷於權門的男人們已令國民失去耐性。不少女人認為，過去六年換了六名男總理，都無法令國人好好生活，換一個細心謹慎的女人，也許能開創新局面。

英祿在競選期間也以賢妻良母的謙卑微笑來展現親和力，她說：「我們需要互相愛護，停止鬥爭，請給這位女士一個服務你們的機會。」她會利用女性特質來促進國家和解。

互愛、服務、和解是生活動盪中的人最渴望的，象徵母愛的女人於是脫穎而出。回頭看香港，選舉年很快拉開序幕，我們可有自己的象徵力量？

# 並蒂荷塘

港島灣仔山司徒拔道有悠久歷史的嶺南小學暨幼稚園宣布明年一月遷校，在柴灣之小西灣另建新校舍，行將校址改變交通不便，頗多家長有意見，但「嶺南」是名校，家長又捨不得放棄，而遷，頗費思量也。

筆者在港未讀過書，少時教育在廣州，記起廣州中小學時期有三大名校，分別為嶺南、培正和廣雅，地位有若香港之拔萃、聖保羅和聖保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前廣州這三大名校被稱「貴族學堂」，解放後嶺南和培正因為被視「貴族學堂」完全解體改組，獨有位於西村之「廣雅」，一向不稱學校而稱「廣雅書院」，程度極高，有子女讀廣雅全部親友街坊均羨慕。此校至今有一百二十三年歷史，如今安在，近年成了高幹子弟新一代之學府。

此校百年古舍池塘樓閣有一南粵聞名之處，但甚少宣傳人提及的，便是此校園中有百年歷史的「廣雅荷池」，每年屆六、七、八月荷花盛開，不少廣州市民聯隊圍圍人廣雅中學賞荷，成為羊城內一景。

「廣雅荷池」有一特別之處，是此塘荷花茂密得來，最多雙蓮並蒂之並蒂蓮花，中國人視蓮花「花開並蒂」是大吉之兆，廣雅蓮塘之蓮花卻平均三、四萬便會有一萬是並蒂，滿池並蒂花蔚為奇景，每年此時最多戀愛中或新婚男女星期日攜手遊廣雅，並蒂蓮池拍照留念，以祝並蒂同衾白頭偕老。

阿杜小時是廣州少年足球隊成員，入過廣雅作表演賽，那時阿杜長兄為廣雅生，他介紹隊員見當年校長，名為「盧勳」，是退役長征幹部，難怪名字也如此「革命」，迄今事隔五十載，這位老八路校長也早不勞動，而息勞歸主了，阿杜長兄也多番上山下鄉後獲獎成疾息勞多年了。

由灣仔「嶺南」遷校新聞而憶及盛開並蒂蓮之羊城廣雅，真想近日把握有限之生命韶華再返羊城一遊這並蒂名塘呢。